

后新派作家
的主战场

新火花

点燃青春文学的**新**火花

系列丛书

搭上暗恋的贼车

洛清 主编

重庆出版社

80后新锐作家
的全新战场

新火花

点燃青春文学的**新**火花

系列丛书

搭上暗恋的贼车

洛清 主编

 重庆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搭上暗恋的贼车/洛清 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8

(新火花系列丛书)

ISBN 7-5366-7330-2

I. 搭… II. 洛…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629 号

搭上暗恋的贼车

DASHANG ANLIAN DE ZEICHE

洛清 主编

责任编辑:周北川

封面设计:Winsse

技术设计:洛思文化工作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400016)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日报社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48 千 插页 3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66-7330-2/ I · 1261

定价:16.00 元

目录

- 1 坐在你的怀里唱歌
- 19 市蛋里的秘密
- 32 松鼠走失在 1314 页
- 40 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
- 50 第七个夏天的名字
- 66 有些幸福,你看不见
- 79 西萨店,许诺颜,蝴蝶酥
- 91 五十米深蓝的彼岸
- 100 搭上暗恋的贼车

- 117 桃然的100路
- 131 黄手套里的JAJ
- 144 美丽佳人的相逢恨晚
- 152 向南走,向北走
- 162 月亮忘记了
- 170 再见,白马王子的玫瑰灰
- 190 人生海海
- 197 从QQ里走出来的童话
- 209 碎在秋天的玻璃之城
- 220 薄荷糖的温暖留香
- 229 遗失的CD和心情
- 243 你的沙滩,我的麦田
- 252 后记

水 格

坐在你的怀里唱歌

尹丽的嘴唇出血了！她气呼呼地
从床上坐起，但是从尹丽那嫩红色的心
底着实生出一种想唱歌的欲望。



尹丽的嘴唇出血了！本来她打算五分钟之内解决洗漱问题，然后直奔学校去上早自习，但现在一切全泡汤了，因为尹丽的嘴唇出血了。鲜血凝成一滴时晶莹得犹如一粒微型的红樱桃，尹丽踉拉着鞋站在镜子前，她遽然尖叫。尖叫声洞穿空气，将天花板上的灰尘震得簌簌而落。尹丽的面容憔悴得犹如一把干枯掉的柴禾，蘸上柴油恐怕也燃烧不起来。她用手抹了一把衰掉的老脸，那上面两只死鱼眼睛绿宝石一样放着恐怖的光。尹丽开始洗脸，她极细致地抚过面庞上每一寸肌肤。一只早熟的苍蝇萦绕在她蓬松的头顶，尹丽不时抬头用目光追随着那只幸福得昏了头的苍蝇游走一会儿，而后低下头挤洗面奶。但是尹丽实际上挤出的是冷酸灵牌牙膏，她浑然不觉。

尹丽浑然不觉的东西还有很多，她的右眼皮从早上起来就一直突突地跳，像台电力十足的马达。尹丽因此而判断这是倒霉的一天，似乎右眼皮的跳动和天灾人祸有某种神秘的关联。尹丽洗完脸后发现她脸上写着一种表情，苦大仇深？尹丽摇头，此后的三天，她一直在思索……

事后尹丽说那凝在她脸上的表情实质上是一种暗示。早上她出门时，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跟头，是那种最不雅的狗吃屎动作。她愤愤爬起，啐了一口后发现血再次从嘴角滑出。尹丽疯狂了！她冲进学校时，上课铃声响了，她气喘吁吁坐在椅子上，慈祥的老师告诉她，尹丽，你又迟到了！按班里的规矩，你要交五块钱的罚

款。尹丽无奈地吐了吐舌头，翻出一本厚如砖头的习题集，抱着脑袋像一只春天里早熟的苍蝇嗡嗡作响。

尹丽想真是个乱了套的早晨。

孙萌像头乌克兰大白猪一样呼哧呼哧爬上楼来，尖着嗓子说，尹丽！幸福死了你！尹丽一脸漠然地望着兴奋的白猪孙萌。兴奋白猪手里的信噼里啪啦地散落一地，她惶恐地说，尹丽，你没事吧？你的表情怎么——尹丽——你有什么要命的事吗？

尹丽的表情更明显了，像贴近地面的云山一样凝重，关切地问，孙萌，请问我的表情是——

“是悲恸。”

“对呀！是悲恸，的的确确是悲恸的表情。”尹丽紧锁的眉宇松懈下来。

“可你为什么悲恸呢？”

“我为什么呢？”

“不知道。”

尹丽从地上捡起一封蓝色的信件，上面用一种隽永而纤细的字体清晰地写着“尹丽小姐”四个字。所以孙萌才荒诞不经地推敲写来此信的人必定是一个潇洒且略带羞涩腼腆的男孩子，大约很好看，或者像是德国黑贝以及德国黑贝排泄的一堆狗屎！

当孙萌把想法全盘托出说给尹丽听时，怀有悲恸神情的尹丽沮丧并且生气，她觉得眼前这只白猪的话像一把日本砍刀划向心

脏深处，疼痛，直指生命和身体的核。

尹丽折起信塞进口袋，她并不急于拆开信。她的心湖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了无声息。尹丽因为一整天的忐忑不安而忘记了那封看起来无足轻重的情书什么的，孙萌一直坚持蓝色是一种隐喻。

尹丽放学后爬回她蜗居的小屋，室内依旧。淡蓝色的墙壁上乱七八糟地粘贴着几张谢霆锋巨幅照片，某一缕阳光直指谢霆锋裸着的胳膊。这是尹丽自以为是的艺术，而且她一门心思报考一所艺术院校。开了门之后的尹丽抬起两张沉重的死鱼眼皮，时钟显示四点一刻。窗台上的花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地板上的拖鞋犹如卧死沙场的士兵，很有资本地睡在那里。

尹丽感到泄气。突然之间她想到了什么或是参悟到某种人生哲理，于是她的两只死鱼眼泛起两道波光。她想，干脆不学习了，学习干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过不去，同自己花朵一样的身体还有欲望作对呢？尹丽一屁股坐在床上暂时放弃了思想，她很快又放了一首歌，是刘欢的《温情永远》。尹丽也跟着哼哼，我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尹丽家里还有个十六岁活蹦乱跳的弟弟尹强。孙萌常对尹丽的无来头的情绪突变表示嗤之以鼻并判定尹丽是个十足的做作狂！尹丽因此而受到巨大的委屈和侮辱，但她并不吭声，只是默默地扛着。尹丽不知打哪天起认定了这个理：人生来就是要受罪的，扛着悲恸或者幸福，扛着这个或那个，还真没见过谁在人生路上走

能洒脱得两手空空。没有，绝对没有！尹丽顽固地坚信。

按照尹丽的科学解释是：在她和尹强之间存有一种神秘的绳子，这根绳子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会传递疼痛和幸福。打个比方说，有人踹尹强屁股一脚，那尹丽一定会感到那地方有轻微的痒痛，更甚至这种痒痛先于那一脚到达屁股的时刻而诞生！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

那尹丽的嘴唇出血以及以后的一切的荒诞不经和尹强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联吗？

尹丽是个乖巧且懒惰的姑娘，她讨厌母亲总在训斥她的懒散，所以她搬出来，搬到一处离学校不远的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和学习。尹丽喜欢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撒欢，那个时刻，她真正做到忘掉一切琐碎的东西，还有什么人生、理想、道德、尊严、高考——天哪！尹丽怪叫，看看这都是些什么虚伪的东西！

尹丽这些日子总是有种湿漉漉的落寞忧伤的心情，一旦这种糟糕的心情提上日程，接踵而至的就是心烦意乱，唉声叹气。尹丽自己也给搞糊涂了，仿佛有种气息正在侵袭或者演化着她的身体和灵魂。这真是件要命的事，尹丽想，还是快刀斩乱麻，这些荒唐的思绪就此打住吧，否则她真是没有能力潜入备考的题海之中去了。

但天黑下来时，尹丽还是觉得很孤单，她需要安抚、倾诉或者温柔的耳语。尹丽索性支开一扇小窗让月光真实地落进来，氤氲的月光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男孩子宽阔的背影，他健美、高大而且皮

肤白皙眼眸炯明！尹丽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像个疯狂的修女，她要制造情书了，可惜的是，尹丽只知道这是她的处女情书。她似乎也十分不应该再想到其他事情。尹丽缓了一口气，浸润在一片浪漫的情爱幻景之中，那个他，气宇轩昂地贴近了自己。尹丽慵懒且不怀好意地小声说，近点儿，再近点啊！尹丽的声音极富表现力，细小而动人，甜腻而娇嗔。她看着他的脸继续说，我要你再近一点嘛！啧啧，瞧你那傻样！尹丽对这种子虚乌有的游戏似乎乐此不疲。

尹丽选用了那种淡蓝色的信笺，她写了好多美丽的句子。其实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东西不过是少女的欲望或者怨妇情怀而已，她融了歌声的文字落在纸面上时，心情释然了。短暂的快乐是否也是一种征兆？天才会知道。尹丽选择了一个比较优雅的姿势睡在了大床上，从天棚上看，尹丽很像一只虾，大龙虾！

尹丽睡在无风的夜里，自始至终，她都有一种惊恐的感觉，仿佛谁从窗口伸进了魔爪，阴影滚动过来，缓缓地遮掩了她。岑寂的凉夜，柔和空蒙的月光穿过稀疏的几颗寒星直落入尹丽凌乱的大床上。

一声沉重的喘息声从遥远的某处横亘而来，尹丽惯有的凄厉的尖叫不见了，代之以野兽咆哮般痛苦的呻吟，刻在她脸上的那种悲恸的表情正在扭曲变形，面孔狰狞恐怖。她闪烁着寒星一样光泽的眸子里仿佛点燃了一场熊熊大火，火光冲天，烈焰直扑过来。尹丽从床上爬起来，全身痉挛，嘴巴微张，眼脸超大，脸色铁青——

一副死掉的模样。

尹丽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冲破了，就好比她的精神长城被彻底摧毁。此时已经是麻木不仁的尹丽光着两只惊恐的小脚丫向外面跑去。猝不及防的她“扑通”一声跌在地上而且保持着早上那种极其不雅观的狗吃屎的姿势。尹丽的脊背上流过潺潺的汗水，汗珠中泛着少女鲜嫩肌肤特有的光泽。

她悲恸地哭了，凄婉的声音犹如一条在风中抖动甚至撕扯的带子，呜呜地传向夜的深处。然而，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夜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尹丽照旧从大床上爬起并尖叫着发现自己的嘴唇出血了，她浑然不知夜里自己干了多么荒诞的事反而一本正经地打着个人卫生。

尹丽照例六点三十分出的门，然后仿佛每天必吃的早餐一样，她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狗吃屎般地伏在地上，下颌抵着坚硬的地面。她爬起，继续吭哧吭哧走路。

尹丽在嘹亮的汽笛声中怡然自得。她除了对早上的一跤还有些晦气外，其余的一切都让她感到舒心新鲜。

但这样的时光总归不多。就像人活一世，没有负担和痛苦的纯粹的快乐只有一瞬间，而不是永远。尹丽好像是有意要诠释点什么，她把生活急剧地推向时空的一点，在这一点，事情发生了变化，坦途变成了高峰，水坑变成了汪洋。

尹丽在人群里发现走在她前面的中年男人拎个草包肚子走路

的样子和父亲尹为国有些相像。这让她浮想联翩，关于父亲。

尹为国四十九岁，现任X市十四中学校长兼团委书记。每天早晨，尹为国从美梦中醒过来时，他都会非常无奈地看见丝毫让人提不起胃口的老婆，她的脸上隐约有了几块老年斑。尹为国看着惨不忍睹的老婆没趣地向空中啐了一口，只见这一口痰在空中精彩地画出一道弧线又落下来，直奔他老婆而去。

尹为国的老婆暴怒，她肥硕的身体轻盈地从床上跃起，骑在尹为国圆滚且羸弱的肚皮上放纵地嚎叫。她说，好啊，尹为国，你一个大男人搁外头没能耐进不去教育局，倒回来和老娘撒野！说啊，你是不是让哪个狐狸精把魂给勾跑了，连上进心都没了——那破校长有什么好，挣几个钱？操多少心？啊，你个没用的男人！电线杆子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敢往老娘嘴里下毒——

尹为国两片薄而干燥的嘴唇微微抖动，他在申辩似的疑问：“下毒？”

尹为国已经在十四中连任了十年的校长，他倾注在这所中学上的心血耗尽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所有热情甚至本能的欲望。尹为国四十九岁的时候，他的心愿差不多都圆满了，十四中还有一个令尹为国感到心里不安稳的地方就是学生公寓。那是坐落在校园最北侧的两幢楼房，条件相当简陋。

那个夜里，尹为国很有兴致地看着他的女人。那裸露着短且粗的脖子，膨大且松懈的前胸——尹为国咽下一口唾沫，喉结有规

搭上 暗恋 的贼车

律地上下滚动。于是，在尹为国已经悲怆了十年的脸庞上刻满了一个中年男人应有的激情。

尹为国的女人打开了他凑过去的粗壮的大手。她像街上那些多嘴的长舌妇一样从花心菜说到十二指肠，然后，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一种虚幻的光，光芒里结满了春天的露水。她叹了一口气，说，尹强这孩子啊！

尹为国嘟囔了一句，尹强算什么东西！他铁钳一样硬的大手温和地环抱住一个女人的身体，那双经营了多年教育事业的手掌在酥软雪白的肌肤上抚慰下去。

十六岁的尹强已经读了两个初三，没人知道他那个灵巧的小脑瓜里装的是个什么玩意，和尹丽不同，除了学习，他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兴趣。尹强的皮肤黑得黝亮，他和姐姐尹丽一样拥有一双死鱼眼皮以及死鱼眼皮下一双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小眼睛，就像小老鼠一样机警灵动。

尹为国的女人大约是进入了更年期倾峰阶段，心情莫名的糟糕，像块粘满了腊物的抹布。任谁也不会喜欢这种心情的，包括尹为国。他似乎只关心学校里那两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学生公寓。

尹强原本是睡在尹为国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母亲扭着巨大的屁股穿梭在厨房和卧室之间的时候，尹强溜到客厅里来，他一身的蓝色运动服，看上去是整装待发。于是尹为国的女人暴怒，她仿佛一头猛兽，张牙舞爪的样子要把尹强撕碎。

“就你这样还能有出息吗？除了玩你还认得啥？啊？你一天玩得快活，我和你爸要操多少心！人人都会有出息的，除了你！”

尹强气得像得了哮喘，他僵硬的小脑袋机械地动了两下后，那两只不安分的脚丫开始在地面来回地乱踩，仿佛要把什么给踩个稀巴烂。其实这也不足以证明尹强有多愤慨，他盛怒了，他抑制不住的冲动促使双手抓起一只椅子猛然朝地面砸去。

10

尹为国的女人悲恸极了，她为拥有一个不孝儿子而号啕大哭，但她的哭声永远局限在尹家，根本无法洞穿任何事物。

尹强遇到麻烦没有呢？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夺门而去。他也在出门的第三步极不优雅地向上帝表演了一个狗吃屎的动作，像尹丽一样，好看的下颌抵着坚硬的地面。

他爬起来，继续吭哧吭哧走路。

尹强在嘹亮的汽笛声中怡然自得。比起尹丽来，他似乎更早熟一些。除了姐姐尹丽外，他不把任何女孩子放在眼里。尹强的脸蛋儿是简单的也是帅气的，他可以长久地用死鱼眼皮底下的一双迷离的小眼睛直视着某个女孩子，而且他总会使那些傻丫头们想入非非，心猿意马。狂浪的尹强在街上无聊地转悠。幽怨的尹丽正忙着从书包里翻一封昨天夜里写好的信，找到了，撑在掌心，凝视片刻，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她把信塞进绿色的邮筒，转身急匆匆走开。其实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弟弟尹强的眼睛，他远远地站在一棵刚抽出芽叶的树下，看透了尹丽。

搭上 暗恋 的贼车

尹强盘算接下来该去哪里消磨时间呢？

尹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干。青天白日的，尹丽纤细的思想拐了个弯想到了讨厌的狗吃屎动作以及她狂跳不止的右眼皮。

尹丽还是以一种悲恸的表情穿行在物质中，是那种撼人心弦、摄人魂魄的悲恸。她刚好进教室的时候，铃声响过。这一切与昨天看起来毫无区别。但区别在于人的眼睛、耳朵、嘴巴直至生命中最后一根神经，尹丽触摸到了，她不安地坐下来。

孙萌手里倏然一晃又揣起一封信，依旧是那种天蓝色的信封，隽永而纤细的字体。孙萌毫不讲究地凑过去说，怎么样，心花怒放了吧你，打开看看。尹丽不管理乌克兰大白猪，自顾自地又收起这一封信。但她已无法集中思路了，脑子里乱哄哄一片，仿佛她置身于一片金属的撞击声中，因为她真切地记起了昨天那封尚未打开的信。

尹丽想也许就是他写的呢！

尹丽的思绪飞了，跟着信封下面惟一的名字，狂浪。她现在已经满是满眼的水和蓝色，浪花撞击石头溅起的小水珠似乎就飞在耳边，潮呼呼的腻人。她白鸣得意地垂下头，脸颊绯红。但尹丽并不想在孙萌这些人面前扯开信，她漫不经心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单词。

晚上华灯初上，尹强在尹为国一直忧心忡忡的一幢学生公寓里拆信，那时候他已经喝了好多酒。十六岁的尹强心惊肉跳地挑